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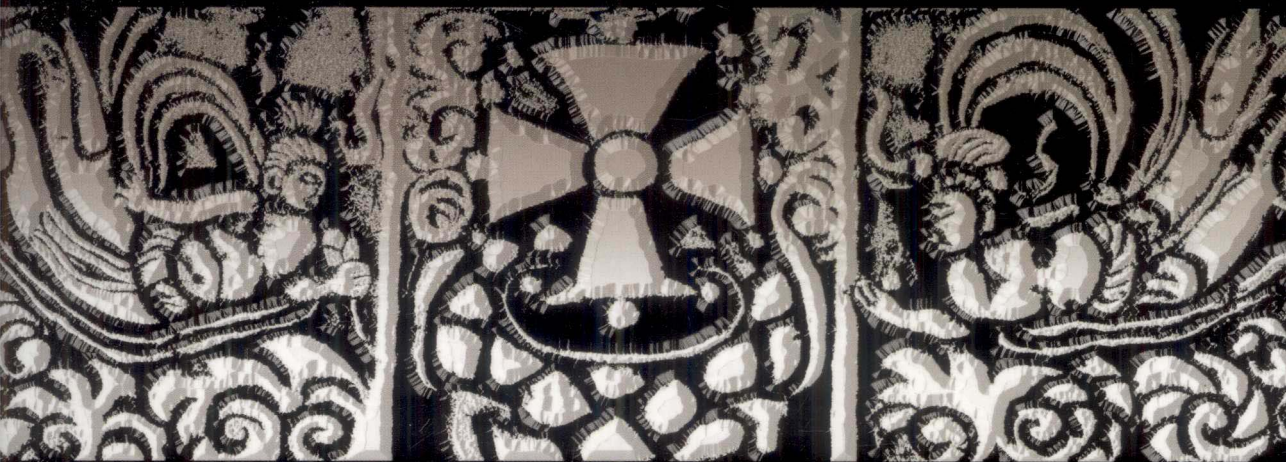
景教遺珍

Precious Nestorian Relic

——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

*Studies on the Nestorian Stone Pillar of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Discovered in Luoyang*

葛承雍 主編



文物出版社

景教遺珍

Precious Nestorian Relic

——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

Studies on the Nestorian Stone Pillar of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Discovered in Luoyang

葛承雍 主編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周小璋
責任印製：陸 聯
責任編輯：李 睿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景教遺珍：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葛承雍主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10-2698-2

I. 景… II. 葛… III. 景教—石幢—洛陽市—唐代—文集 IV. K877.44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051152 號

景教遺珍：
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

葛承雍 主編

*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 2 號樓)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燕泰美術製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1/16 印張：12.5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698-2 定價：58.00 圓

祝曰

清淨阿羅訶

清淨大威力

清淨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

時景通法王在大秦國耶薩羅城和明宮寶法雲座將與二見了決真源

王無量覺眾及三百六十五種異見中民如是族類無邊無極自嗟空昧

念上觀空皇告諸眾曰善來法眾至至無來今可通帝啓主滅死各圖

常言

無元無

無道

無緣妙有

非有湛寂

常然吾聞

太阿羅

置因緣機軸自然著為象本因緣配為感乘剖判衆羅三生七位

作以為應言順成不待而變合道成有破有成無諸所造化靡不

嗣慶仰造化迷本匠王未曉阿羅訶功無所衍施無財仁包浩

悉見見故無界非聽悉聽聽故無界無力盡持力故無界嚮無

臨物象咸指准並感異積昧亡途是故以善教之以平治之

化終遷唯近帝不對不盈不竭不消保任真空常存易

弥施訶應大慶原靈故慧圓悟之空有不空無於空不滯

盧訶那體究竟真疑常樂生命是知正帝為無竟遂不

數曉人大晤了皆成益味居深識是見將違蓋需本淨

且容焉了已終亡焉聽為主故通靈伏識不遂識遷

下備八境開生三常滅死八境之度長省深悔警慎

景通法王說至既已普觀眾晤於其會中詮以慧

圖版一 經幢正面

大恭景教宣元至本經幢記

未至聖應現利洽無方我元元真主匠帝
海而畜衆類日月輝照五星運行即

散有終三者通靈伏識子會無遺滅超

每寶真之道不名子不語世真時而也

無始未來之境則我近帝阿羅訶也

有能諷持者皆獲福况書寫於幢銘

承家嗣嫡恨未展孝誠奄達庭訓高堂

森沉感可卑情達心建茲幢記鐫經刻名用

尉正姓安國安氏太夫人神道及三師伯和

願景可長懸朗明闇符真姓不迷即景性也大求

幽魂見在支屬不願無諸郭難命等私致長幼

之始即元和九年十二月一日於雲行奉義實保人

咸歲時真所天地志尚買南山之舊廢龕鑿啟刻瑞書經

于陵文翼自慙猥拙拙毫述文將來君子無見晒焉時

勅妻都微羽林軍神爵陪戎校尉張友成書法用魏書

中外親族題字如後

南州北都左龍武軍節度使神衛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同政

大秦府寺主法玄應俗姓宋威儀大德玄慶俗姓宋九智大德志通俗姓唐

檢校營及莊家人昌兒故題記

其大和三年二月十六日壬寅遷葬大事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
 時景通法王在大秦國那薩羅城和明宮寶法雲座將與二見了決真源
 王無量覺眾及三百六十五種異見中民如是族類無邊無極自嗟空性
 念上觀空皇告諸眾曰善來法眾至至無來今可通帝啓生成死各圓
 常言
 無元無無道無緣妙有非有湛寂常然吾聞大阿羅
 置因緣機軸自然著為象本因緣配為感乘剖判泰羅三主七臣

圖版四 經幢正面第II面



祝曰
 清淨阿羅訶

清淨大威力 清淨

圖版三 經幢正面第I面

盧訶那體究竟真疑常樂生命是知正帝為無竟遂
 數曉人大晤了皆成益味最清識是見將違蓋靈本
 且容焉了已終亡焉聽為主故通靈伏識不遂識還
 下備八境門生三常滅死八境之度長省深悔警慎
 景通法王說至既已普觀眾晤於其會中詮以慧因
 諸界但有人受持讀誦信解勤行當知其入總起

圖版六 經幢正面第

作以為應百順成不待而變合無成有破有成無諸所造化
 嗣度仰造化迷本匠王未曉阿羅訶功無所衍施無勝在包法
 悉見見故無界非聽悉聽聽故無界無力盡持力故無界嚮
 臨物象咸指准並感異積昧亡途是故以善教之以平治之
 化終遭維五帝不虧不盈不竭不消保任真空常存不
 殊施訶應大慶原靈故慧圓悟之空有不空無於空不滯

圖版五 經幢正面第



無始未來之境則我近帝阿羅訶也
 有能諷持者皆獲福況書寫於幢銘
 承家嗣嫡恨未展孝誠奄遭庭訓高堂
 森沉感皇尊情遂心建茲幢記鐫經刻石用
 尉正姓安國安氏太夫人神道及正師伯和
 顯景中長懸朗明闇者真姓不迷即景性也夫求

圖版八 經幢反面第II面



如海溢切平曰昇暗滅各證太輝曉自在常喜
 夫泰景教宣元至今經幢記
 未至聖應現利治無方我元元真主匠帝
 海而畜眾類日月輝照五星運行即
 散有終三者通靈伏識子會無遺滅超
 海寶真道不名子不語世真時而也善

圖版七 經幢反面第I面

大和三年二月十六
壬寅遷舉大事

中外親族題字如後

唐高僧清素

從師少微

舅安少微

蘇林仕都在龍武軍散騎攝魚神術廣遠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同政

大秦王寺主法和玄應俗姓朱咸儀大德玄慶俗姓朱九皆失德志俗姓唐

檢校營政莊家人昌兒做題記

圖版九 經幢反面第三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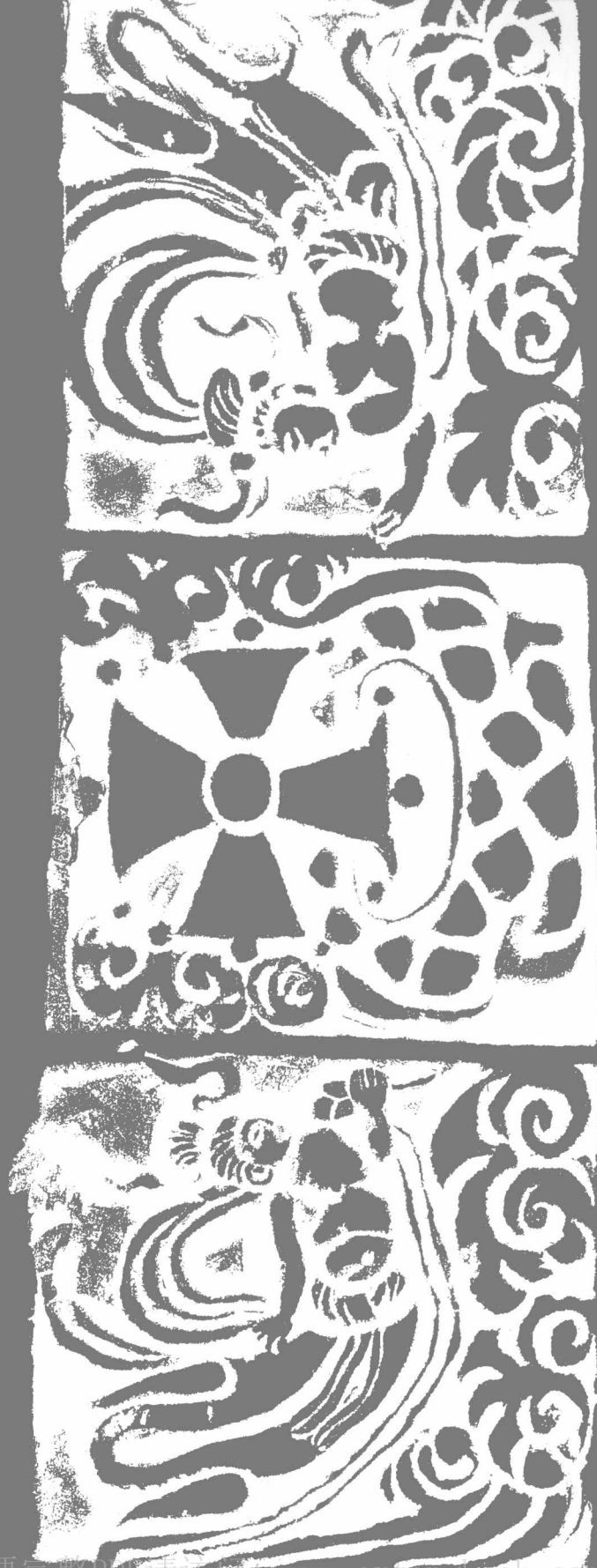


幽視見在支屬不願無諸郭難命等不筠長
之叙立筆實地之所管即洛陽影德鄉栢仁
之始即元和九年十二月一日於雲行奉委實保人
咸歲時真酌天地志南買南山之會慶興鑒版刻瑞書經
于陵文翼自慙猥拙拙毫述文將來君子無見晒焉時
勸來都武羽林軍神爵陪戎校尉尉安成盧安府張崇

圖版十 經幢反面第五面



圖版十一 經幢正面上部浮雕



圖版十二 經幢反面上部浮雕

目 錄

前言	葛承雍 (1)
跋洛陽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張乃翥 (5)
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石幢的幾個問題	羅炤 (34)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全經的現世及其他	馮其庸 (60)
經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一	林悟殊 殷小平 (68)
幢記若干問題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二	殷小平 林悟殊 (92)
經幢版“三位一體”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三	林悟殊 (109)
西安、洛陽唐兩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較研究	葛承雍 (122)
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經幢文初釋及翻譯	唐莉 (134)
洛陽新出大秦景教石經幢校勘	趙曉軍 褚衛紅 (157)
洛陽景教石經幢出土的調查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 (165)
編後記	(172)

Catalogue

Preface (by Ge Chengyong)	(1)
Note on a Nestorian Stone Inscription from the Tang Dynasty Recently Unearthed in Luoyang (by Zhang Naizhu)	(5)
Rediscussion on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Stone Pillar Inscribed with Nestorian Scriptur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n Luoyang (by Luo Zhao).....	(34)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plete Version of <i>Daqin Jingjiao Xuanyuan Zhiben Jing</i>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by Feng Qiyong)	(60)
Notes on Daqin Nestorian Sutra on the Origin (<i>Xuanyuan Zhiben Jing</i>) of the Stone Pillar: Studies of the Luoyang Nestorian Stone Pillar of the Tang Dynasty (I) (by Lin Wushu&Yin Xiaoping)	(68)
Notes on the Inscription: Studies of Luoyang Nestorian Stone Pillar in the Tang Dynasty (II) (by Yin Xiaoping & Lin Wushu)	(92)
On the Trinity: Studies of the Luoyang Nestorian Stone Pillar of the Tang Dynasty (III) (by Lin Wushu)	(109)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Nestorian stone steles unearthed in two capital cities of Tang dynasty, Xi'an and Luoyang (by Ge Chengyong)	(122)
The Newly Unearthed "Jingjiao" Inscription of Luoyang: Text Analysis, Commentary and Translation (by Li Tang)	(134)
Emending the New Stele with Lection of "Jingjiao" from Daqin Unearthed at Luoyang (by Zhao Xiaojun & Chu Weihong)	(157)
Investigation on the Unearthed Spot of the Stele with Lection of "Jingjiao" of Luoyang(by the 2 nd Archaeology Team of Luoyang City)	(165)
Postscript	(172)

前言

葛承雍

這本書的“前言”實際上應該是“前沿”，因為源自古敘利亞經波斯（伊朗）而逐步東漸的基督教東方教會，6～9世紀在中亞地區及中國西安、洛陽唐兩京地區的傳播，一直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前沿”問題。作為一千多年前基督教入華的先行者，他們弘揚了進入中國後自己命名的“景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文書中的景教經典殘卷，都引起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原作翻譯與闡釋研究。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對自己國家境內留下的景教歷史遺痕自然是非常關注的，但是限於歷史文獻的遺缺，人們在追溯研究的迷惑與矛盾中，一直期盼着在考古文物中再能有新的發現。

2006年洛陽景教經幢重現人間，無疑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有人說它是基督教東傳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一，有人說它是近年來世界級的文化發現之一，還有人說它是洛陽絲綢之路起點最寶貴的力證。平心而論，洛陽景教經幢的出現確實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益於對唐代景教、絲綢之路、粟特移民、洛陽墓葬、宗教藝術以及社會諸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對千年以前景教在中國傳播的研究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推動。

但是，圍繞景教經幢的出現衆說紛紜、撲朔迷離，其來源目前雖有綫索，但還沒有徹底搞清。以前中國由於文物保護意識的淡薄，許多文物不被人們重視，甚至無人知道其內容與價值。而現在在經濟利益大潮的驅動下，倒賣走私文物非常猖獗，因而民間隱蔽傳藏着一些不被人所認知的珍品。我們認為民營博物館和私人收藏者他們自己不可能清楚一些罕見文物的真正內容與價值，例如景教經幢內容就曾被認為是一件常見的普通佛教經幢石刻而已，正因為幾乎無人知曉景教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反而逃過了可能更糟的劫難。

2006年10月11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洛陽龍門研究院張乃騫先生《一件唐代景教石刻》文章，但遺憾的是，報紙只是將景教經幢作為收藏品公布，所以刊登了一張半截四面的拓片，字迹不清，還略去了經幢全文內容，使人將信將疑，半隱半顯。廣州博物館曾玲玲立即告知中山大學林悟殊教授，林悟殊先生迅速給我發來電子郵件詢問。10月16日我即詢問洛陽文物界同行和我的學生張建文、路偉關於景教經幢的具體情況，反饋的消息說這塊殘損石刻是被盜掘後流入古玩市場後的拓片，不是考古現

場發掘的。洛陽文物部門對這件經幢石刻來龍去脉也不清楚，所以暫時不能得到確鑿的調查。

我隨即向蔡鴻生、林悟殊兩位先生通報了以上情況，蔡先生認為：“對比敦煌文獻和洛陽石刻的《宣元至本經》很有意義。不排除真經也有偽抄的可能。而且大秦寺在洛陽的活動有了明確記載——當家的是米姓。經幢上端刻十字架，這是多元文化的交匯，既有胡漢的交流，又有佛教與景教的交匯。但是公佈的信息有限，應盡快將景教經幢拓片內容公布，以便大家共同研究，它對景教研究有着重大意義，無論如何強調也不為過”。

令人着急的是，2006年8月初以後這件珍貴的景教經幢已經被古玩商幾經倒手由洛陽販賣到了上海私人手中，有着出境流失的危險。正在洛陽調查佛教石窟的羅炤等學者獲悉後，迅速向國家文物局提出查找景教經幢下落的請求，經過公安部門的督辦、偵查和追繳，費盡周折，9月14日終於從江蘇無錫藏匿地找到了景教經幢，立即運回洛陽文物局庫房裏。完璧歸趙，實屬大幸。

近年來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方興未艾，特別是粟特人在中國的課題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之一。在這種背景下，這件景教經幢作為外來宗教石刻歷史文獻公布，為理解景教在洛陽乃至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新的價值無限的珍貴證據。感謝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史家珍先生及時向我提供了景教經幢拓片，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來關注推動這一領域的學術進步。

我們請多位專家學者認真審視辨認這份拓片內容，眾人紛紛肯定了其價值無比，需要深入研究，但破譯難度不是一蹴而就，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不宜先入為主的匆匆下結論，否則容易產生誤導。

此前除了明代末年西安出土的著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外，我曾經屢次查詢西安各個博物館收集的碑石和考古出土的墓誌，期望能找尋景教傳播的蛛絲馬迹，出現重大奇蹟。但這樣大海撈針式的排查，猶如一個孤獨的尋寶歷程。我根據西安出土的《米繼芬墓誌》中對大秦寺僧思圓的記載，曾在2001年第3期《歷史研究》發表了《唐代長安一個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而這次洛陽景教經幢鐫刻的米、安、康等家族題記完全印證了我以前的論斷。

2007年第1期《西域研究》發表了張乃騫先生的《跋洛陽新出土一件唐代景教石刻》一文後，使得學術界對洛陽景教經幢內容有了進一步的接觸。2007年4月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世界漢學大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羅炤先生將他的研究成果提交專題圓桌會議上，魏若望、彌維禮、榮新江等學者參加了討論。有人認為這個石刻反映出景教和佛教的融合情況，有人從唐代基督教藝術角度看，洛陽經幢十字架與西安景教碑上的十字架、敦煌藏文寫卷裏的十字架以及克什米爾時代篆刻的十字架，都很有可比性。美國喬治敦大學歷史系的魏若望教授則指出“一直到20世紀

初，大部分西方學者還認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假造的，是一個爲了宣傳自己的騙局，但現在出土的這個文物說明這不是一個騙局。西安景教碑的石膏模本有四個，分別存在巴黎、梵蒂岡、美國和日本，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這個碑文，所以這次洛陽出土經幢文物，對於景教研究有很重要的意義”。

2007年第6期《文物》雜誌發表了羅炤先生研究文章《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石幢的幾個問題》，在刊出前他與其他學者進行了認真的討論，並賜予我一份大作電子版稿，以及經幢原件照片。羅炤對景教經幢內容的解讀有不少自己的見解，給了學術界繼續思考的啓發。

洛陽民俗博物館趙君平作爲一個墓誌碑刻收集者，他收藏景教經幢這份拓片後，編入《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一書裏，但將“磨龔瑩澈，刻勒書經”標點斷句爲“龔瑩澈刻勒”，可能誤爲一個人名。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得到景教經幢拓片後在2007年9月27日《中國文化報》上發表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全經的現世及其它”一文。2007年10月24日在西安碑林920周年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他再次提交了這篇文章，我與馮先生作了交談，他很謙虛地說：“洛陽碑刻愛好者寄景教經幢拓片讓我寫跋，使我感到很意外，這是景教文獻的第三次面世，我以前沒有研究過景教，勉強寫的這篇文章，是想證明《宣元至本經》和《宣元本經》是一個本子，同時證明小島文書《宣元至本經》是偽經，整個經的內容都說的是道教。我只是爲林悟殊和榮新江兩位做了註解”。

2008年6月21日，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了《中西交通與文明網絡》學術討論會，這是近年中外關係史領域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一次盛會。這次會議第一個單元就是“景教入華的歷史與研究”，與會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洛陽景教經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林悟殊教授與殷小平博士依托景教經幢新材料連續撰寫了四篇專題研究論文，詳細地進行了論述，其中三篇收入本書之中。蔡鴻生、黃時鑒、榮新江等教授都對景教經幢內容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與會者一致認為洛陽景教經幢新史料不僅補寫了景教在華傳播的歷史，而且提出了新問題，開拓了新領域。有些學者還提出一些認為需要攻堅的方向，例如對景教本身宣揚的教義進行對比解釋至今無人考釋，那麼《宣元至本經》究竟是東方教會立爲經典的那一個經呢？景教對佛教、道教的借鑒究竟深入到哪一步呢？洛陽景教經幢出土地點的進一步推測與質疑以及景教徒有集中墓地嗎？西安、洛陽景教傳播的異同究竟還有哪些方面可深入？如何填補唐～元之間景教研究的空白，特別是唐元之間景教的發展脈絡？諸如此類的問題討論還有很多，學者們都認為需要持之以恆，繼續研究下去。

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首先提議要編輯專書將景教經幢圖版清晰的公佈出來，並希望文物出版社應該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這個任務，作爲中國學者向世界奉上的學術貢獻。

另外一些學者也提議由國家文化遺產最權威的出版機構印行，以體現其原創性和權威性。於是這個重大選題立即得到了出版社領導的一致通過，要求保證質量，盡快出版推出。

爲了保證景教經幢的真實性，以便科學研究更加縝密，我又與洛陽第二文物工作隊隊長史家珍聯繫，希望他們通過科技手段做出科學鑒定，並向他介紹了一些文物科技保護專家，又與中國文物研究所科技保護部門領導詹長法研究員提出鑒定方法的探索。如果說過去是辨偽，現在則是辨真，所以我們期望通過內文辨別和科學鑒定兩方面結合，給公衆一個客觀真實的結論。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曾對景教經幢出土地進行了調查和勘察，由於時間久遠並受一些條件的制約，人們還不能提供更多的確切信息。但他們的田野調查報告這次也收入本書之中，作爲一個附件提供給學術界參考。

2008年11月經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的同意，在他們文物庫房裏，經過趙曉軍、褚衛紅等人現場的幫助，詹長法、高峰等文物保護科技專家仔細做了石材取樣工作，詹長法先生指出，經幢碑刻不管是什麼石材，表面都經過振動，因爲用工具敲鑿才有衝擊力；多年後會有一定程度的松散脫落，若是複製造假，肯定邊痕圓滑，拓印後輪廓清晰無邊角毛刺。根據這種基本觀察方法和石材的裂紋磨跡，我們初步確定這件經幢肯定是真實的原物，並期待進一步拿出科學檢測報告。

自從洛陽景教經幢內容公佈之後，引起了我國學者的高度關注，雖然只有兩年多的時間，但相應的研究卻成績斐然，令人欣慰。如果說每一次新的文物材料發現皆會推動學術研究的創新發展，那麼景教研究則會隨着新出資料刊布爲契機，而不斷深化拓展。可以說，新出的洛陽景教經幢是世界基督教文化重大發現之一，我們對它的解讀只是提供了中國學者目前文化視野下的研究成果，我們歡迎世界各國學者對它繼續進行獨特視角的研究，因爲它不僅是中國的文化遺產，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記憶，期望學者們能翻譯多種語言對基督教東方教會在中國傳播有一個新的認知和理解。

千年以前，景教信仰通過在中國的傳播，真正地溝通了東西方文明，新出的洛陽景教經幢再次證明了這一精神交流的記憶。我們希望不久後它能像珍貴的孤本、古本、善本、手稿等一樣，進入或正式列入“世界文獻遺產”(Weltdokumentenerbe)，即“人類記憶項目”(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其意義既在重點加以保護，也增進世界對景教的文化遺產瞭解和共享，充分發揮其作用，成爲世界意識、人類意識的共同財富。